

名家随笔

玉泉山寻梅

高海平

上周六一大早就下雨，下得还挺大，冷飕飕的。天气预报一再提醒人们别过早地把棉衣入库，该穿还得穿。我估摸，周日想走山几乎不可能了。当走山团领队李老师在群里通知活动照常时，我回复道：不下雨的话参加。言外之意天气不助兴，肯定还要下雨。想不到群里的成员们纷纷表示，天气预报说，周日晴天不会下雨。我将信将疑。

周日清晨，果然天晴气朗，万里无云。我们如期地来到了玉泉山。一弯下弦月高挂天空。天高月小，更显其苍茫辽阔。玉泉山被昨天的雨水打得湿淋淋的，路面结有一层薄如蝉翼的冰，走起来打滑，需格外小心翼翼才行。走进玉泉山，似乎走进一个特殊的气场，空气带着潮味，湿乎乎地润着喉咙。城里那场不小的雨，在山里便成了一场雪。越往山上走，林子里的雪越白。树枝冻得像冰糖葫芦一样，被均匀地裹了一层冰凌，晶莹剔透，我们俨然回到了冬天的雪国世界。抬眼望去，整个山体一片白雾朦胧，山顶的雾霭还在流动。风吹得呼呼山响，手有些冷，哈口气也是白的。山友们并没有在乎这点冷，早被玉泉山的风光所陶醉，拍照和留影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项。日出似乎与往日不同，太阳是从玉泉山上冒出来的，一团红光照彻了山野。

今天，走山团的成员多达十人，是人数最多的一次。大家三五成群，五颜六色，铺排在绵延不绝的玉泉山中。说话声、笑声、偶尔的呼喊声此起彼伏，随着山野的雾霭一起蔓延流动。不管怎么放肆，怎么折腾，玉泉山依然很静。难道是昨天的雨雪暂时安抚了玉泉山悸动的春情不成？时令已近春分，玉泉山也该春心泛滥，情意朦胧。

路过了林区那池消防水。去年冬季我们曾在湖面的冰层上滑雪，如今一池春水波光潋滟，那句“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”涌上心头是自然而然的。春水与池畔的春雪相互映衬，把碧绿与洁白、动与静完美地融为一体。



我昨天犹豫来不来玉泉山时，山友们一直忽悠我说，到山里能看到花花。这冰清玉洁的世界里花花如何安放？此时在想，树挂和雾凇不也是难得的风景吗？春水与春雪不也构成绝美的画面吗？这些难道还抵不过花朵的绽放？想到这里，心里妥帖了几许。

步履开始往山下回旋，意想不到的风景终于出现了——一排排梅花在路边次第开放。我乐得紧步上前去仔细端详。成串的花骨朵排着队等待开放，已经绽放的花朵娇艳无比。梅花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意境当中，不免想到王安石的那首《梅花》诗：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还有卢梅坡的《雪梅》：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”文人骚客对梅花的歌颂和赞美从来不会停留在表层，而是塑造成无与伦比的精神象征，这是梅花从未想过而又实至名归的荣誉。

玉泉山不只有红梅，还有白梅，红白相间。在众草木按兵不动的时节，梅花真正做到了“凌寒独自开”。至于梅雪相争之事，雪更落下风，它只作了梅的陪衬，让梅更加娇艳无比罢了。

山友们开始打趣我了，说好了来玉泉山看花花呢，没有失望吧？是的，没有失望。梅花，在我们行程即将结束时出现，就像一篇文章最后抖出巨大的包袱一样让人激动和惊喜。其实，梅花并不是为我而绽放，它是在为春天歌唱。

什么节气干什么活，什么时节做什么事情，他们从来不马虎，也从来不会错过节气。跟着节气干活，他们的嘴里就经常念叨着节气。噢，今天春分了。对，再过几天就是清明了。

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春天里在地里播了什么，秋天里就会收获到什么。不同的地区，种瓜点豆的时间可能就不一样，有的在清明前后种瓜点豆，有的在春分前后种瓜点豆，还有的在谷雨前后种瓜点豆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春天是播种的季节，也是希望的季节。农村里的人，自然把春天看得非常重要。在这个季节里，他们不敢有任何耽误，春天耽误一天，秋天就会错过十天，甚至还会影响到整个秋天的收成。

城市里的人当然没有这样的感受。城市里的人，不用为春种操心，也不用担忧秋天的收成，自然就不关心节气，也不会跟着节气走了。

可是，你知道吗？春天不仅是一个播种的季节，还是一个让人满怀憧憬的季节，一个新起步新开端的季节。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，或者干什么事情，都应该把开端的事情做好。这样才能打好基础，顺利完成好全年的目标和任务。

春天来了，跟着节气走，或者不跟着节气走，我们都应该追赶春天。我欣赏追赶春天的人们，也赞赏他们的精神。只有追赶春天，才能焕发起人的热情。



古诗觅俗二月二

刘学正

茶余饭后，闲翻案头几摞古诗集，无意阅读到两首描写二月二的七绝，不由心生欢喜。索性逐本查阅，参照古人遗墨，透过诗词一窥当时的民间习俗。

二月二在唐代被称为“踏青节”。唐代诗坛上有两首同题为《二月二日》的传世佳作。其一出自白居易之手：“二月二日新雨晴，草芽菜甲一时生。轻衫细马春年少，十字津头一字行。”诗句清新明快，描绘了雨后初晴、草木萌发，少年们身着轻衫、骑着骏马，在渡口排成一列欢快出游的场景。

另一首则出自晚唐诗人李商隐：“二月二日江上行，东风日暖闻吹笙。花须柳眼各无赖，紫蝶黄蜂俱有情。万里忆归元亮井，三年从事亚夫营。新滩莫悟游人意，更作风檐夜雨声。”虽写江边春色、东风暖笙，却以乐景写哀情。花柳无情而蜂蝶有意，反衬出诗人羁旅思乡的凄苦心境，读来令人唏嘘。

二月二在宋代又被称为“挑菜节”。每逢此日，人们纷纷前往郊外挖掘野菜或采摘时令鲜蔬，或趁鲜生食，或烹制成佳肴。这一习俗始于唐代，盛行于宋，既能让人们品尝到春天的鲜美，又因“菜”与“财”谐音，讨个“招财进宝”的好彩头。

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的张耒尤为钟爱“挑菜”。他曾在一个大雨瓢泼的二月二，无奈写道：“久将菘芥萸南羹，佳节泥深人未行。想见故园蔬甲好，一畦春水辄犁声。”诗中坦言，往年二月二他必采青菜煮羹，奈何今年雨大路滑，无法出行，只能坐在家中遥想故乡菜园里鲜嫩的蔬菜，耳畔仿佛又响起了汲取春水的轱辘声。字里行间，满是对故乡风物的眷恋。

我的普通小人儿

卓娅

一直觉得，儿子云昊是个自带慢放键的孩子。

慢热，内向，预热要很久很久，久到我常常在一旁着急。有时候忍不住在心里一遍遍问：怎么就这么慢呢？慢得像春天迟迟不肯化开的冰，慢得像傍晚悠悠飘着的云。

很多时候，我都在替他紧张，替他焦虑，怕他跟不上，怕他受委屈。可他却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，轻轻安慰我：“妈妈，我就是个普通的小人儿。”

一句“普通的小人儿”，让我心里又软又酸。

直到最近，这个慢热的小孩，悄悄给了我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
临近开学那天晚上，要把寒假作文写在本子上，他磨磨蹭蹭到10点半还没完成。我心里的火一点点往上冒，又拼命压着，不想发脾气。他抬眼扫了我一下，没慌，也没怯，反而转过身，自顾自念叨起来：“莫生气莫生气，生气容易流鼻涕！云昊最好，云昊最棒，加油加油加油！”

那一刻，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笑着笑着，心里就涌上一阵暖意。

我忽然就懂了，他不是在我哄我，是在哄他自己。

从前的他，小心翼翼，察言观色，生怕做错一点事，生怕我不高兴。我总暗暗担心，这孩子会不会养成讨好型人格，习惯委屈自己，迁就别人。可这一刻我才发现，他悄悄长出了铠甲，学会了自我安抚，懂得了和自己好好相处。

他不再只盯着我的情绪，而是先稳住自己。

生活那么慌张，慌张到我们总忍不住催促，忍不住焦虑，忍不住想要孩子活成我们期待的样子。可走着走着才明白，比起优秀、出色、拔尖，一个孩子能自洽、从容，能在慌乱里给自己打气，才是最珍贵的品质。

我的孩子，依旧是那个慢热、普通的小人儿。

可他慢慢学会了不慌不忙，学会了自我接纳，学会了在自己的节奏里，稳稳地长大。也让我懂得，最好的成长，不是跑得多快，而是在漫漫岁月里，成为一个内心安稳、自洽从容的人。

而我能做的，就是陪着他，耐心等待一朵慢热的花静静开放，散发出璀璨的光芒。



追赶春天的人们

杨眉官

寒风还在眼前荡动，天地间春色难觅，追赶春天的人们，已经开始行动了。

从山西来说，晋南的春天要比晋北来得早些，刚刚过完惊蛰，地里还看不到任何的绿色，有人已经开始忙碌了。为苹果树培土，为樱桃树施肥，为小麦间苗……忙碌的身影无意间给天地增添了一抹春色。

晋北的春天来得虽然要迟些，过了春分仍然看不到春色，可是追赶春天的人们也已经开始行动了。他们不能下地，便在村里忙活。要将猪圈、羊圈、牛圈里的粪掏出，捣碎了，再配上黄土为播种提前做好准备。

农村里的人干活，都是跟着节气走的。